

大城小事

司机妈妈

●阮靖

五月的深圳,阳光已经显出几分盛夏的锋芒。我站在车公庙路口等网约车,正是望眼欲穿时,一辆车缓缓驶来,停在浓荫下。

我光速上前,拉开车门,一股淡淡的清香混着空调的凉气扑面而来。“您好,请系好安全带。副驾驶上躺着我的小宝贝,希望您不要介意,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。”说话的女司机三十出头,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。

我愣了好一会儿,慢慢回过神,这才注意到副驾驶座位躺着一个婴儿,大概6个多月,奶呼呼的,小手攥着一只毛绒小象,正咿咿呀呀地自说自话。副驾驶座位被调成了半躺模式,周围垫着柔软的毛

巾,收纳袋里装着尿布和奶瓶……车内日用品一应俱全,俨然是一间小小的移动母婴室。

从前电影里才有的“左手养家,右手带娃”剧情,如今真实地在眼前上演,实在让人动容。司机的驾驶技术十分了得,换挡、转向,一气呵成。红灯亮起,她转身轻轻捏了捏婴儿的小脚丫。“宝宝,热不热?妈妈给你调下温度。”婴儿咯咯笑起来,小手在空中挥舞。她顺势把歪掉的遮阳板扶正——那是一块裁剪过的纸板,边边角角还贴心地包了软布,防止婴儿刮伤。

“宝宝……是不是躺太久,嫌闷啦?”她模仿着孩子的语调,手指轻轻刮了刮她的小脸,“等妈妈送完这位阿姨,就带你去公园看小鸟。”她笑着逗孩子,小家伙满足地玩起了自己的脚丫。

这一幕让我恍惚。二十多年前,我的母亲在石岩一家制衣厂打工。机器轰鸣的车间里,她把我放在角落的塑料筐里,周围堆满五颜六色的布料。每隔一会儿,她就会回头看我一眼。那个瞬间,她眼里的疲惫会突然被笑意冲淡,眼神里的温柔和此刻的司机妈妈如出一辙。

那时的深圳,到处都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女工——她们在流水线上埋首工作,却又在缝隙里塞满对孩子的牵挂。她们或许没有读过太多书,但她们的坚韧与温柔,恰如岭南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木棉花,平凡却绚烂,静默却有力量。

“您孩子真乖。”我忍不住开口。

司机长舒一口气,带着母亲特有的骄傲,“今天还算配合,要是真闹起来也头疼。”话音刚落,车子经过一段施工路段,颠簸让婴儿不安地哼唧起来。司机趁着红灯停车,立即打开音响,放起童谣:“月光光,照地堂……”她跟着轻轻哼唱,奇迹般抚平了孩子的躁动。

“您每天都带着孩子开车吗?”我轻声问道,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。

“是啊,产假结束就开始了。”她双手稳稳握着方向盘,眼睛不时瞥向副驾。“没办法,家里老人身体不好,又请不起保姆,只好带着她出来跑车……”

绿灯亮起,她熟练地换挡起步,小婴儿又开始咿咿呀呀。她一边注意路况,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回应。车内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界域,外界的喧嚣被隔绝在外,只

剩下这对母女间最原始的交流。

“孩子的爸爸呢?”话一出口,我有些后悔。

司机的手在方向盘上微微收紧,话里却带着深圳妈妈特有的倔强:“在公司上班,早出晚归。我们商量好了,等孩子大一点,送到托儿所。到时候,我可以更专心跑车,努力让收入翻倍……”她没有说更多,但我听出了那平静语气下的坚韧。想来,这座城市里,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女性,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角色中艰难平衡,她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演绎着最朴素的伟大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,在婴儿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,司机不时调整遮阳板的角度,确保阳光不会直接照在孩子脸上。这个简单的动作饱含着多少细腻的观察与无言的呵护,大概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明白。

“您真不容易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
她笑了笑:“生活嘛,哪有容易的。好在平台对我们这种带娃的司机有照顾,会优先派短途单。”她指了指仪表盘旁的手机,“你看,这是‘司机妈妈互助群’,有三十多个姐妹,大家互相照顾着。”

她的语气依旧平静,仿佛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车子驶过科技园,两侧的玻璃幕墙折射出烈日骄阳。而在这不起眼的小小的车厢里,流动着一种温暖的生机与柔情。

下车后,我第一时间在平台付款,还给她打赏了一个小红包,附言写道:“向所有司机妈妈致敬!”金额虽微不足道,但那一刻,我想让司机妈妈知道,她的努力会有人看见,她的工作值得人们尊重。

光影定格

勇毅前行

周文静摄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诗 人心语

听夏

●叶林森

听,枝头荡开的蝉鸣
直抵苍穹,黏住白云
一声声,响彻大地
催熟了瓜果,催促着农人
夜幕落下,方才鸣金收兵

听,千万盏琉璃灯点亮的声音
从稻田间放飞
在星空下翩然漫步
儿时追着它嬉戏
好一群忽明忽暗的萤火虫

听,稻田里发酵的蛙声
对着星空欢唱,那片晴朗
早已驻扎在农人心中
丰收的歌谣,穿透沃土
一辈又一辈,经久传唱

●陈思嘉

站好最后一班岗

“回来了?”他简短地问。

见我蹙着眉,一脸委屈与疲惫,他什么也没追问,去厨房为我温好一碗老火汤。

一碗汤见底,父亲平静的声音响起:“做事,难处是常有的。想当年,我最后一趟夜班岗,也是浑身不舒坦,咬牙也得挺住。站好最后一班岗,这是责任与担当。”

他的话语并没什么劝诫的意味,却像一枚被拨亮的灯芯,照亮我昏暗的夜。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对自己职业的敬重,也是他对我这个初涉世事便想狼狈逃离的女儿最深的期许。这份嘱托,并不仅仅指那段仍要继续的寒假工生涯,更是生命长途,每当去路艰难、意志濒临崩溃之际,一份用以自我淬炼的凭依。

寒假工最后的半个月里,店铺的灯光依旧刺目,双脚的酸痛仍在,周遭人情的温

度也未见得陡然回升。可父亲那句“站好最后一班岗”却成了我心底最硬的支撑。

我知道,这不过是漫长人生里短暂的一役,但正是这平凡一役的坚持,点燃了我对责任的敬畏。最终,当我脱下那条围裙时,交付的不仅是一段完整的寒假工经历,更像默默完成了父亲对我的期许:我用那份笨拙又坚韧的姿态,向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成长的答卷。

时光荏苒,如今再回首那段稚嫩的打工岁月,它早已褪去了当初的煎熬表象。沉淀在记忆深处的,不仅是那晚父亲给我温好的汤和他平静的话语,还有那七个字所蕴含的千钧重量——“站好最后一班岗”。这既是父亲一生恪尽职守的信条,也成为我此后漫漫长途,每当心绪难平、步履蹒跚时,一份用以锚定自我、固守本分的沉静力量,无声却深邃悠远。

匆匆那年

那年冬日,大学寒假,在家人的鼓励下,我第一次踏入了职场。揣着几分忐忑,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快消店找了一份寒假工,穿上围裙,挎着购物篮,便开始了“站柜台”的日子。

初出茅庐,我全然不知职场人情,笨拙与生涩如影随形,磕碰与误解时有发生。偌大的店铺,竟找不到一处可歇脚的方寸之地,我必须像钉子般铆在地砖上,直至下班。

起初的那点新鲜感,很快便被日复一日积累的酸痛与难以融入的疏离感消磨殆尽。双腿酸痛,心里也堵着厚厚的冰,“不适合”“想放弃”的念头,在不到半个月的光里,如藤蔓般死死缠住我的心。

一天,终于熬到晚班交班时刻,我拖着酸痛的双腿回家。未曾想,父亲坐在客厅里,像一棵沉默的老松。